

陈 侗编

吴岳添 段映虹 杜 莉译

安娜·西莫南

被历史控制的文学

午夜出版社里的新小说和阿尔及利亚战争

065

EALS 17

实验艺术丛书

被历史控制的文学

出版说明

《实验艺术丛书》着眼于 20 世纪以来（特别是 1960 年之后）世界艺术中普遍存在的探索、实验和革新的精神，通过出版作品、论著、评论、传记、访谈录等，分别展示美术、文学、电影、戏剧、音乐、建筑、摄影等各项领域中的实验成果，并呈现产生这一成果的社会思想和文化背景。本丛书自 1992 年起陆续出版，旨在为中国当代艺术工作提供文本参考和理论研究的机会。

《实验艺术丛书》编辑委员会

策划：萧沛苍 陈 侗

主编：李路明

分类主编：李路明（美术、摄影） 陈 侗（其它）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 钊 杨小彦 杨令飞

杨杰昌（法国） 张晓强

陈 侗 李建华 李路明

邹建平 侯瀚如（法国）

费大为（法国） 萧沛苍

谭加东（加拿大）

安娜·西莫南

被历史控制的文学

午夜出版社里的新小说
和阿尔及利亚战争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9 年

Anne Simonin
LA LITTÉRATURE SAISIE PAR L' HISTOIRE
Nouveau Roman et guerre d'Algérie aux Éditions de Minuit

© 1996 by Anne Simonin
© 1999 pour la traduction chinoise by Les Éditions d'art du Hunan.

承安娜·西莫南和午夜出版社
授权出版本书所有文章，谨示谢意。

被历史控制的文学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人民中路103号)

责任编辑：李路明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2.75

1999年7月第1版 199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5356-1236-9/J·1154 定价：6.50元

目 录

安娜·西莫南

被历史控制的文学

——午夜出版社里的新小说和阿尔及利亚战争…… (9)

吴岳添译

清楚的请予刊登 …………… (50)

吴岳添译

附录

埃米尔·昂利奥

新小说

——评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嫉妒》和娜塔丽·萨洛特的
《向性》…………… (57)

吴岳添译

热罗姆·兰东

与贝克特的初次见面 …………… (66)

段映虹译

热罗姆·兰东

《巴勒斯坦人》序…………… (70)

段映虹译

迪迪埃·埃里蓬

他说，背叛 (74)

杜 莉译

编后记 (81)

安娜·西莫南

被历史控制的文学

午夜出版社里的新小说
和阿尔及利亚战争

吴岳添 译

1957年5月22日，埃米尔·昂利奥在《世界报》上他的文学专栏里，评述了午夜出版社刚刚出版的两部作品：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嫉妒》和娜塔丽·萨洛特的《向性》。为了形容这种他不大喜欢的文学，他把自己的文章取名为《新小说》。这种在他的头脑里是贬义的表达方式后来被广泛地采用了。当年冬季，同样在午夜出版社出版的米歇尔·布托尔的《变》，获得了一项重要的文学奖——勒诺多奖，使得在这之前只有少数读者知道的一群作家有了名声。1957年，《嫉妒》与《向性》一样，售出了不到1000册，《变》则售出了90000册，米歇尔·布托尔看到自己被归入一个“新的小说流派”，与都在午夜出版社发表作品的阿兰·罗伯-格里耶、娜塔丽·萨洛特、克洛德·西蒙、罗贝尔·潘热和萨缪尔·贝克特⁽¹⁾联系在一起，徒然地表现出“某种不快”。这就使批评界产生了种种假设和推测，迫使作家们为他们自己下个定义，即使不能一致赞同一种美学，至少也要承担一些共同的拒绝⁽²⁾，实

际上就是构成“流派”。从1957年到1960年，午夜出版社通过它的文学作品而成为法国和国外的“一种”文学新闻，但它也是出版一种具有道德和政治功能的文学的地方。1957年10月，是它冒险出版了乔治·阿尔诺和雅克·韦尔瑞的《为贾米拉·布希里德辩护》，他们是这位阿尔及利亚少女的律师，她是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在阿尔及尔的一桩极不公正的案子中备受酷刑的折磨并被判处死刑⁽³⁾。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法国，这不是第一本揭露法国军队动用酷刑的书——皮埃尔-亨利·西蒙的《反对酷刑》已在1957年3月由瑟耶出版社出版——而是关于受害者和这个“案件”的过程的书——贾米拉·布希里德，22岁，1957年7月15日被判处死刑，在监狱里等待着判决的执行，两位作者的人格⁽⁴⁾也是一种担保，它像共产党人和民族解放阵线一样，是不大可能使右翼报刊满意的⁽⁵⁾。正因为如此，《为贾米拉·布希里德辩护》才成了“行动文学”的第一本书，成了一种包括这种文学在内的现实的共鸣篇⁽⁶⁾：几个月之后，贾米拉·布希里德被勒内·科蒂总统赦免了。在1957年，通过出版规划，午夜出版社安排了一种摆脱了一切框框，只显示自身的文学——新小说——以及一种按照让-保尔·萨特确定的标准所说的“介入文学”⁽⁷⁾，这两种文学的会合既非意外也非偶然，不过要想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就必须彻底抛开出版商习惯的“自我介绍”，以及按体裁和丛书编目、把文学活动和政治活动分开的图书目录——人们关心在市场上出现

午夜出版社每月销售一览表

新小说	阿尔及利亚战争
1957 年	
9 月	克洛德·西蒙《风》
10 月	米歇尔·布托尔《变》 乔治·阿尔诺和雅克·韦尔瑞 《为贾米拉·布希里德辩护》
12 月	萨缪尔·贝克特《所有倒下的人们》 《变》获勒诺多奖
1958 年	
1 月	玛格丽特·杜拉斯《如歌的中板》
2 月	亨利·阿莱格《问题》
3 月 18 日	在颁发“统一奖”之际，法国 工业中心资助《问题》一书 10 万法郎
3 月 23 日	《问题》被查封
4 月	罗贝尔·潘热《巴加》
5 月	《如歌的中板》获“五月奖” 皮埃尔·维达尔-纳凯《奥丹事 件》
9 月	克洛德·奥里埃《上演》
10 月	克洛德·西蒙《草》
11 月	《上演》获梅迪西斯奖
1959 年	
2 月	罗贝尔·潘热《虚构和死亡的文字》

- | | | |
|--------|--|------------------------|
| 6月16日 | | 《坏疽》 |
| 6月21日 | | 《坏疽》被查封 |
| 9月 | 阿兰·罗伯-格里耶《在迷宫里》 | 《坏疽》(增版) |
| 10月 | | 亨利·阿莱格《问题》，第2版 |
| | | 罗贝尔·达维西斯《阵线》 |
| 11月13日 | | 《问题》再次被查封 |
| 12月 | | 《问题》获意大利奥姆涅奖 |
| 1960年 | | |
| 1月 | 萨缪尔·贝克特《最后一盘录音带》
和《炭灰》获国际广播奖
米歇尔·布托尔《保留节目》 | |
| 3月 | 让·蒂博多《一种王家礼仪》 | |
| 4月7日 | | 莫里埃纳《逃兵》 |
| 4月20日 | | 《逃兵》被查封 |
| 5月 | | 贾马尔·阿姆拉尼《证人》 |
| 6月22日 | | 弗朗西斯·让松《我们的战争》 |
| 6月29日 | | 《我们的战争》被查封 |
| 9月 | 克洛德·西蒙《弗兰德公路》获新
浪潮派奖 | |
| 10月7日 | 罗贝尔·潘热《手柄》 | 诺埃尔·法弗雷里埃尔
《黎明时的空虚》 |
| 10月17日 | | 《黎明时的空虚》被查封 |

的书名，也就是根据出版商的档案（在国家图书馆和内政部的版本备案卡片）来恢复每月的售书目录时，立刻就会看到“书面文学”与“介入文学”的说法不同，在实践中却混在一起了。在同一个出版规划里，出版了一些带有“新小说”烙印的作品，和一些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作品——这些作品由于被反复查封而必然引起巨大的反响。这两种文学的出乎意料的共存，为午夜出版社造成了一种新的形象。

这家不到十来个人的小出版社，为什么从1957年到1960年，能够冒着使出书的体裁如此庞杂的危险，每年出版约二十种书呢？上面的统计表证明，这不是它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偶然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午夜出版社的出版策略就显示出来了。这种策略的完美结局，就是1960年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利不服从的声明，即所有新小说派作家都签名的《121人声明》。午夜出版社出的书看起来很庞杂，人们对于这一点也许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然而正是它的图书目录中的文学与政治的相互交错，使它在法国出版界获得了一种先锋派的地位，因而它推动的文学运动即新小说，也就在60年代初作为具有现代特征的文学在法国得到了承认。

萨特的可怕的孩子們？

有两本书对当代的法国文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罗

贝尔·安泰尔姆的《人类》（罗贝尔·马兰出版社，1947年）和让·凯罗尔的三部曲的两卷《我将以他人的爱为生》（瑟耶出版社，1947年）。前一本书在二十年以后被认为是一部最重要的作品，⁽⁸⁾但在出版时却几乎无人注意。凯罗尔⁽⁹⁾则相反地立刻就成功了，《我将以他人的爱为生》获得勒诺多奖。不过他的作品也同样使人很不理解。有一个标题概括了当时评论界的态度：“让·凯罗尔也许不值得获勒诺多奖……然而他是值得赞美的。”人们赞扬他不是因为他是作家，而是因为他曾被关进集中营。这种误解到出版《我们当中的拉扎尔》（1950）时仍未消除。只有《战斗报》的评论家罗兰·巴特看出了“拉扎尔的幻想性”的创新意义是“荒诞文学的延续”（《战斗报》，1950年9月21日）。凯罗尔在他的作品里实现的，并且在《我们当中的拉扎尔》里使之理论化的文学，是一种“障碍文学”，它抛弃了叙述的传统情节，是围绕着不连贯的事件和一个没有过去——首先存在于与事物的关系之中的人物而构成的。凯罗尔赋予描写的根本意义——凯罗尔的描写使客体产生错觉，写尽它的各个方面和一切表面，只有在它被目光完全覆盖之后才超越它⁽¹⁰⁾——归纳出一种与历史的奇特关系，巴特⁽¹¹⁾对此进行了出色的分析：“如果假定决裂的事件是集中营——再说叙述者也只是偶然谈及，根本没有细谈他自己的经过，这是一种能够不为他的新的历史“命名”的方式——人们就能理解凯罗尔的拉扎尔主义与例如鲁塞（《集中营的世界》和《我们死亡的日

子》的作者，帕瓦出版社，1946 和 1947 年）的拉扎尔主义的一切区别。最初的事件像一个点一样微不足道，它拒绝确定随之而来的事情……它是历史的一个断层……一种零的状态⁽¹²⁾。凯罗尔把“拉扎尔的传奇故事”与他对抵抗运动和集中营的直接体验区分开来，正是在这个范围内，他开辟了通向一种未来的文学的道路。在建立“拉扎尔小说”的系谱时，凯罗尔一直追溯到了十八世纪，但同时也承认根本的变化是发生在当代：“我们觉得似乎已经能从一种拉扎尔的或集中营的艺术中得出某些原则……这种艺术也许在不安的阿尔贝·加缪的身上已经有了它的第一个历史学家和研究者⁽¹³⁾”“换句话说，“拉扎尔的传奇故事”来源于存在主义文学。

加利玛出版社于 1942 年出版的《局外人》引起了轰动，萨特对它进行了长篇的“阐述”，他在 1943 年 2 月就感觉到这是一部完全新颖的作品。它把胡塞尔的现象学——一种没有内在性的意识对世界的荒诞体验——引入了文学，使任何连续的叙述丧失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萨特在他的文章的末尾问道：“怎样将这部作品进行明确的归类呢……⁽¹⁴⁾？”它既不是一种进行说明和协调的叙事，又不是需要有一种变化的小说。几年之后，仍然是萨特，为了协助娜塔丽·萨洛特出版一部被认为是难懂的作品《无名氏肖像》（罗贝尔·马兰出版社，1948 年）⁽¹⁵⁾，他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找到了一个名称，来形容这种保存着“小说的外表和轮廓”，但又“用一种不流行的小说”来取

而代之以的作品：“反小说”⁽¹⁶⁾。在那个时期，萨特的参与没有为萨洛特的作品的命运带来任何改变——《无名氏肖像》在被出版商毁掉版本之前售出了400册，直到1956年才再版——，而且实际上产生了反效果：打上了萨特的印记，《无名氏肖像》就成了存在主义小说中的一种，没有能以大量的印数来引起评论界的注意。作为存在主义文学的根蘖，新文学最好的命运是在小圈子里流传，最坏的则是失败。

在占领时期，萨特是一个随和的抵抗运动成员。他继续发表作品，上演他的剧作，当然也参加地下报刊的工作，1943年还是全国作家委员会的委员，但是他拒绝把作品交给地下的午夜出版社出版。至少直到1956年，萨特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法国的政治和精神生活中不可忽略的演员，他在混杂着恶意的机会主义的推动下，以“夏多布里昂、奥拉杜尔、索塞街·蒂尔、达豪、奥斯维辛”的名义——仅此而已——去促进的不是一种“拉扎尔的艺术”，而是一种“介入文学”，“适应重要形势的文学”⁽¹⁷⁾。无论是采取的政治立场还是他的文学创作，萨特都好像是在试图弥补和纠正他的过去。从“反小说”到“新小说”，如果说显然不存在当时人们提出的决裂的话——马尔罗，贝尔纳诺斯，萨特，对于除了文学之外拒绝其它任何介入的作家来说毫无影响⁽¹⁸⁾，毕竟在与历史的关系上是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变化的。

要想理解人们怎样从萨特转向罗伯-格里耶，理解一